

画室探访

主 编 申少君

钟孺乾
的艺术世界

从迹象到境界

湖北美术出版社

画室探访

从迹象到境界

钟孺乾的艺术世界

主 编 申少君

湖北美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从迹象到境界：钟孺乾的艺术世界 / 钟孺乾 彭德著

——武汉：湖北美术出版社，1999.6

(画室探访 / 申少君主编)

ISBN 7-5394-0861-8

I、从…

II、①钟…②彭…

III、①钟孺乾—评传

②中国画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

IV、J 222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03171 号

画室探访

从迹象到境界——钟孺乾的艺术世界

出 版：

发 行：湖北美术出版社

地 址：武汉市黄鹄路 75 号

电 话：(027) 86787105 邮编：430077

经 销：新华书店

印 制：深圳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：1999 年 6 月第 1 版 199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：965mm × 635mm 1/12

印 张：8

印 数：1-3500 册

ISBN 7-5394-0861-8/J·767

定 价：37 元(平) 58 元(精)

开新思路，创高品位

——“画室探访”丛书序

郎绍君

当代美术评论，多以虚词应酬代替真实陈述和深入研究。“画室探访”的策划者，试图以丛书的方式超越这种状态——每本书只研究一位画家，内容包括画家事略、风格变迁(及其背景材料)、作品分析(包括师承借鉴、创作草图、作品细部、技法演示等)、现场探访(画室印象、画家笔记、工作场景等)，以文图并茂的形式，综合地加以呈现。策划者强调画家的“代表性”与“研究价值”，重视材料的“翔实真切”和文风的“明白晓畅”，并提出“实证体例，休闲格调”的要求。这些要求如果能够实现，将推进美术批评与研究的规范化，给美术出版带来启示。

新时期的文化艺术，获得了较为充分的自由。为此，中国艺术界曾付出惨重的代价。但对艺术与艺术研究来说，自由并不是一切。它还需要规范：如形式技巧的规范、价值标准的规范、学术操作的规范、市场流通的规范等。没有规范就没有权威性、公认性与公正性。在社会转型期的今天，诸多旧规范被打破了，新规范尚待新建、尚不成熟。没有(或缺少)规范就会失范，没有权威就会“猴子称大王”——君不见，画廊、媒体和个人都可以宣布某人或自己是“超级明星”和“大师”么！艺术及其研究是一种自由的精神活动，但它又在一定社会环境和关系中进行，唯遵守一定的社会活动规则，它才能有效地生产，有效地为人生提供意义，并葆其生命活力。当然，规范之建立不能扼杀自由，而只能与自由相互制约、相得益彰。它也不可能凭空而降，而只能在旧规范的根基上修正，在继承的前提下重建，并且需要时间，需要分门别类、实实在在、一点一滴地去思考、实验与实行。一个好的出版策划，一个严谨的学术写作要求，一本好的批评与研究著作，都是这点点滴滴的工作，都可以为重建规范作出贡献。

评论即研究，研究则应把事实(史实)摆在第一位。这套丛书的策划者要求“实证性”、“史料性”，便是要求作者从可靠的材料出发，真实地而不是虚假地把握研究对象。认真弄清一个简单的事实比盲目地下一个伟大结论更有价值。研究需要理论支持，但要首先

把对象看明白，看那理论是否适用，是否与对象相关——我们常常见到“驴唇不对马嘴”、理论与实际两张皮的批评。此外，还要把理论搞清楚——我们还常看到自己半懂不懂，就雄赳赳气昂昂地拿来套用的批评，更有甚者，明明是“以其昏昏，使人昭昭”，却慷慨激昂，理直气壮，直把正剧演成喜剧！

评论不是广告。但当下把评论当作“包装”和“广告”的现象比比皆是：说好不能说差，拔高不必求实；写别人要批评，写自己要赞美。人情关过不了，就一般地捧几句；好坏辨不清，只能用套话振振有词地吹一下……诸如此类。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如何把握批评的本质与作用，如何保持批评的真诚、严肃、独立和学术品位，是评论家立身的首要条件。

规范地使用汉语，树立良好的文风，是批评家面对的另一基本课题。随着社会生活的巨变和西方强势文化形成的“权力话语”，汉语正以很快的速度创造新词汇和增加外来语——总体说，这是正常的现象。但造词和引用外来语(包括把哲学、科学词汇引入艺术评论)太过随意、任意，把文章变得字词晦涩、语义混乱甚至不知所云，却不能被视为正常。故作玄奥的文字是精神浅薄的表征，不等于意义上的深宏。艺术与哲学有密切关联，增强现代哲学修养对理解现代艺术是有益和必要的，但哲学上的通透应表现为语言上的清明，生硬地堆砌哲学术语，无助于艺术的诠释，也使艺术研究更加混乱和失去受众。

作评传，须了解画家的生活经历与种种背景，洞悉其真实的思想情感和心理特质(这种了解，不能单靠画家本人的讲述，还应多方面地考察)，从大量作品看他的艺术道路、风格形成与演变过程。大凡一个出色的艺术家，既是个一般的人，又必有些不同一般人的地方。能否发现这不同一般之处，并能发掘出它们与画家艺术个性的关系，非常关键也相当困难，研究者非有出色的洞察力和把握材料的深度不能得。要准确地描述画家的作品，对它们作出深入解析和恰如其分的判断，还要求研究者懂画，谙熟画史。“熟”与“懂”虽没有固定标准，但至少包括熟悉绘画特质，如媒材特性、基本技巧及其优劣高下等；熟悉画坛状况，如流行的、不流行的、各地区的等；熟悉画史的流变，如画派、代表性画家及其相应背景、不同风格与画法的区别与联系，具有辨识它们的基本能力等。不懂不熟，就无法对画家的师承渊源和创造发展作出正确的鉴别，也难以

对他的风格、意义进行清楚的比较陈述。当下一些莫名其妙、没有标准、充斥常识性错误的评论和“研究”，与评论者不懂画、缺乏美术史基本素养有直接的关系。

做到“实证体例，休闲格调”，也许会构成丛书的一大特点。但如何把“实证”与“休闲”结合起来，需要策划者和作者的共识。实证要求严肃与严谨，休闲必须轻松和随意。两者的结合，意味着把严肃的学术研究适当通俗化，以及具有深入浅出、图文并茂、可读性等等特色。以学术为骨但轻松有趣，又绝不流于庸俗，反映了学术研究走近大众的趋向。能否做得成功，是对撰著者能力的考验。

近些年流行套书、丛书、全集。从出版角度看，这首先出自一种商业上的考虑。如果策划、组织得好，保证高质量、高品位，当然会促进学术研究，获得良好的社会文化效应。但事实并不尽如人意。一些出版单位唯利是图，一旦抓住一个好选题，便求速成，拚命催促作者，省略必要的审读与校对，以降低学术与出版质量求近期获利之效。一些主编只求挂名造影响，一些作者只盯着眼前的某些实际所得(如稿酬、评职称所需等)，而对作品质量如何、社会影响如何，并不在意。打着学术招牌却缺乏学术质量的低劣出版物屡见不鲜。鉴于此，主编、作者和出版者应树立起学术与出版质量意识，对千百万读者负责的意识，民族文化建设的意识，并以法律认可的合同形式建立起三方面的协调合作关系，层层把住质量关，是极为必要的。

“画室探访”有了一个好的策划，如果再选择好画家、作者，对编写提出严格的学术要求，在装帧设计、审编、校对、制版、印刷、装订各方面都坚持规范化，高品质，必能开拓出美术研究与出版的新天地。

1999年元月10日

目 录

序

钟孺乾自述、彭德评点 01

梦平原 01

《归田不解甲》 12

我这个人 21

叩门十问——钟孺乾访谈录 37

影响与参照 41

钟孺乾主要论文要目 43

钟孺乾艺术活动年表 44

钟孺乾自述

彭 德评点

梦平原 漂流的屋顶 邦先生 流泪的情歌 六月六 “大把戏”
最初的向导 老三届 困顿岁月 狂读 “红海洋” 报国与逃婚

一个人的童年生活^①会影响到他终身的作为，你信不信？不止一次，别人问我，“你是在平原出生的吧？”问他怎么知道，说是从我的画上看得出来。也怪，大概山里人和平原人在空间概念和方位感觉上就不一样吧？“山那边”、“梁上”、“沟里”，挺立体的；“河对岸”、“湖当中”就平平直直。当学生时经常被老师提醒：注意三维空间，注意体量感。虽然我也能依照“错觉写实”的技巧，把鼻子画得从脸上凸显出来，但在创作上总不免轻视这种勾当，当鼻子不特别凸显也能有效表达时，我就倚仗中国美学的另类原理，放胆做去，作品的长相也就一天天“平原”起来了。后来索性画了《梦平原》、《平原之翼》、《我的平原》等等，陇亩纵横，波光云影，紫绿青黄……

^①纯真的艺术是虚构的童话，它缘于童年的经验和梦想。

我出生在江汉平原东荆河畔^②的天星洲，早先这里是一片水乡泽国，由于泥沙不断淤积，形成零星滩地，渔民们上岸垦植，渐渐形成村落，我们村叫简家渡，其实跟简家关系不大，这里的姓氏很杂，所以宗族观念淡薄，只靠共同利益维系，俨然是移民的国度，如美利坚一般。在故乡20年，目睹这块土地的沧桑巨变，我和父亲的感受大相径庭。当过公社书记的父亲提起这一变化非常激动和自豪，赞颂毛主席之后，就要讲他和同僚们的创业史：筑堤、开河、建闸，荒湖变成米粮仓。我却总是沉浸在梦幻里。在他谈兴正旺时，我插入一些记忆中的人和事，他总是摇摇头：“之乎巴也者！”方言，意思是无稽之谈。可是我那10岁的女儿却兴趣盎然，决无怀疑。

^②据《左传·昭公七年》，公元前535年，楚灵王营造东都章华台，邀请列国君主参加落成典礼。章华台的一大景点是仿造帝舜在九嶷山的陵墓，引汉水注入景区。这条人工河同钟孺乾故乡的东荆河地望相合，楚灵王时，楚国又名荆国，或混称荆楚。

记得当年我家是住在河与湖之间的滩地上，靠湖的一边既神秘又好玩，高高的芦苇满湖都是，里头什么希奇古怪都有，从豺狼野猪到小小的金丝雀，各种各样的野花野草多得叫不出名字。这里曾经是著名的洪湖革命根据地，各种势力都在这里出没过，我祖母的弟弟萧贺海就是在这里牺牲的红军干部，他唱着《十杯酒》慷慨就义，老辈人谈起没有不佩服的。村里人也佩服父亲，一有事就闹到我们家“让钟书记评理”，直到退休之后还是这样。父亲那时忙，母亲也常年出门开荒，我和祖母在一起的时间多一些。我们住在一间木结构的茅草屋，到处漏雨漏风，冬天非常难过。春天就不同了，遇上大晴天，可以钻进一望无边的油菜地，黄灿灿、香喷喷、暖烘



父亲钟守清(1926-)
1991年摄

烘的，在里头打滚累了，就躺下看云，一小时一小时地看，常因为耽误了挖野菜而受大人埋怨。看云的乐趣怎么能跟大人讲得清呢？一边流动一边变形的云里头藏着许多奇妙故事，有时为了等一只鸟变成一匹马，那焦急和期待的心情不亚于证券公司门前的股民。无穷变幻的云^③，是我童年时代的安徒生。

^③气韵生动——无穷变幻的云的同义语。钟孺乾的画，如云似水。

最好的季节是夏天，可以脱得光溜溜在沙滩上疯跑，脚板心烫得痒痒的，风在耳边呼啸，那个痛快！用事先编好的暗语呼唤伙伴去玩水^④，在热乎乎的河水里畅游是多么开心，更何况可以摸鱼。我至今认为，从来没有摸过鱼和从来没有恋爱过一样，是人生一大憾事。你得敏锐观察，对水面的变化、水草的动静有推断、有期许，然后带着约会前的心情将手入水，轻轻探索，猛然间触到了，奋力擒住，一个圆滚滑溜惊惶挣扎的生命就在你的指掌之中。这种捕捉与逃生的对抗含着原始的激情，远胜于食鱼之乐。也有一触即逝，失之交臂的时候，其失落感也颇耐寻味（这简直就是画写意画的心得）。每年夏天，脊背晒得冒油甚至脱皮，依然乐此不疲。

^④智者乐水。

夏天还有一件让我激动的事，不敢对大人说，那就是淹水。我的家乡是方圆百里有名的水灾频繁的地方，“沙湖沔阳洲，十年九不收”，水灾一来，大人们忧心如焚，因为水火无情，水会把一切都吞掉、卷走。不知哪天夜里会被母亲推醒，睁眼看鞋子漂在水面，水已经淹到床沿，慌忙找衣服时会摸到蛤蟆，甚至蛇。母亲双手作揖，喃喃地说：“走吧，各自逃生吧！”蛇就溜进水里游向别处。水继续涨，我们爬上阁楼，上面备有临时炊具，叫做“搭水锅”。天亮朝四周一看傻眼了：一望无边的洪水带着旋涡不顾一切地流，水面漂着家畜野兽、草垛、箱柜，偶尔也有从上游漂来的尸体，远远望去谁家的屋顶开始移动了，不久就轮到自家的，这时候往往有大驳船或汽轮靠近，将心存侥幸坚守到最后一分钟的人们救起。哭叫声骤起，这意味着同自己的家舍诀别。孩子们依然呆看着这个童话世界：这就是老天爷的魔术吗？多么奇怪！当水势缓和之后，胆大的就抱个南瓜或冬瓜到幸存的别人家的屋顶去探险，野鸡野兔刺猬黄鼠狼都在逃难中聚会，蟒蛇象藤萝一样挂在树梢，在屋脊上可以轻易地抓到鱼和乌龟。灾变中的奇观，衰朽中的恢宏，沦落中的升腾，这些极端因素的并存关系中有深厚的精神和美，象一粒种子

常常萌芽在我后来的创作中。1986年的《儿女祭》（见第18页），1993年的《挽唐》（见第56页），都可以意会。我心里有个武断：所有伟大的作品都带有寓言性，都在表达不幸中的至美境界，从《红楼梦》到《哈姆雷特》。

50年代后期，国家正处在政治革命和经济文化建设的亢奋时期，在反右运动揭幕，三面红旗即将升起的时候，1957年，我上了私塾^⑤。这件事同新中国历史进程格格不入，但确实是我们这个移民荒村的史实。我的启蒙老师姓陈，人们取他名字的最末一字称他为“邦先生”，他似乎出身于书香门第，不知为什么会流落到这里。我的名字是邦先生起的，“儒”是派，批孔时改为“孺”，“乾”也是套路，我弟弟顺着叫“坤”。我这名字常造成错觉，以为我是一位学究，或者是诗礼传家的书生。我会以此为衣冠来充扮别的角色吗？绝不。我出身于穷乡僻壤的农家，我十分珍视，并且对于上帝的这一安排心存感激。

⑤私塾，已知最早的创始人是儒家始祖孔子。孔子五十学易。易经八卦，乾是首卦，象征阳刚，而儒的本义则是阴柔。

邦先生以祖传的严厉方针治教，制定了一整套赏勤罚懒、惩恶扬善的办法，讲台上的戒尺只是初级刑具，一旦先生吼一声“该五万死的奴才！”^⑥就意味着有人要受皮肉之苦。我一直没有尝过戒尺的滋味，只有一次偷着玩水被人告发，先生效仿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的故事，对我用了大刑，我被命令单腿站到三条腿的凳子上呆一个时辰，屡摔屡上，一直弄到皮破血流。这次体罚的后果是使我的游泳技术一直没有提高。邦先生给予我的厚赐，是开启我对古代文化的持久的兴趣。他所用的教材内容很杂，从“子曰诗云”到“农六言杂志”，从“增广贤文”到“甲子乙丑海中金”，最奇怪的是有一次写字描红的内容竟是“曾国藩、左宗棠、袁世凯、李鸿章”。先生不停地上新课，从不解释课文。他领读课文时声音洪亮，抑扬顿挫，非常好听。教书法的办法是描红和背临，反复描摹，务求牢记。放假时我们就到河边去找红土，回来磨细以备先生写“影本”用。邦先生教了将近两年，“大办钢铁”开始了，他也被派去砍树、烧窑，还当过一阵子记工员，闲时常常被大家簇拥着说书讲古，《三国》、《水浒》、《济公传》，一本一本地讲，成为村民们的文化偶像。总之邦先生再没有开馆授徒了，我也上了公办学校，有意思的是，从小学到中学，我的语文老师都是国学深厚的当地名儒，有乐先生、任三品先生、李春元先生，还有一位后来成为我的同事的李逸鸿先生，我从他（她）们那里受益深深，现在这些先生都已作古，我心里永远铭记着他们。

⑥五万死的奴才，同悬赏在逃的犯人有关？荀子认为，人之初，性本恶，接受教育才能成人；孟子认为人之初，性本善，不接受教育就会学坏。中国格言，不打不成人。在邦先生看来，沔阳、洪湖、水乡泽国，易出阮氏三雄式的被悬赏五万贯的叛逆者。

《农工六言杂志》，古代农业知识手册。《增广贤文》，清代人生格言集。甲子乙丑海中金，“六十年甲子纳音”的第一句。六十年甲子纳音，中国音乐礼教中的门捷列夫周期表，到元代时其说几乎失传。曾、左、袁、李，近代政坛风云人物。邦先生身居江湖之上，心在魏阙之中，可证其人或其祖绝非等闲之辈。

描红与背临，标本是干禄体。明清时多用赵孟頫、董其昌的楷书，民国以来多用颜体和柳体。康有为38岁时参加科举考试的试卷用的是标准的干禄体，即写得呆头呆脑、严整规范的董体，康有为进入仕途后，便扔掉了这块敲门砖。

大量的最具魅力的文化教育，是在学校之外。在上中学之前只看过一次电影，乡下最重大的文娱活动是看戏，尤其是花鼓戏和皮影戏。有一阵我非常向往当戏子，处处模仿戏中角色，尤其喜爱花脸和丑角，他们不仅奇怪而且好看。有一次尖着嗓子学花旦，被一个江湖剧团看中，由于大人不同意而作罢。我会唱整本的《吴汉杀妻》^①、《辕门斩子》，用玉米穗子做胡须，纸、麻和木棍做各种道具，一人串演几个角色，常常能赢得喝彩。至于皮影，我不仅会唱，而且还自己用厚纸雕刻，自己操作表演，在蚊帐后面放一盏油灯，“哇哇耶哇”地唱叫挥舞，得意非凡，有一次烧着了蚊帐差点造成火灾，才被家里严令禁止。

^①吴汉，东汉开国勋臣，正史无杀妻记录。辕门斩子，杨延昭导演的一出戏，同曹操割发代首有异曲同工之妙。杀妻斩子，男性中心主义的极端表现和专制道德的典范。

村上的女人们唱情歌并不回避我们这些不大不小的孩子，只要稍微保持点距离装着若无其事就可以偷听。往往是在春夏之交的午后，暖暖的南风摇着树影，女人们一边编着芦席一边哼着歌，那声音柔柔的酥酥的，总是带着哭腔，唱着唱着就真的用手背擦起眼睛来。“肩背雨伞到姐家呀，哟哟，姐在房中绣呀鞋花呀哈”，“正月早起去探郎啊，奴的哥哥哟，奴的哥哥哟，我郎得病哎呀哟，倒牙床啊奴的哥哥哟。”有时也见她们三五个扎一堆，唱几句就吃吃笑，互相掐呀捏呀，有男人来就忽然憋住，那准是在唱另一类歌，“十八摸”^②什么的，男人们趁这当口准来撩她们，一场混乱之后，结局总是男人狼狈逃窜，有时逃不及就被扒光了抬起来打夯。原来，女人就是吸引男人然后使他们有苦难言的人！可是男人依然对女人全力以赴！在鸿蒙初开的年龄，这些耳濡目染曾使我极度惶惑，由男欢女悦引发的原始神秘常在我的深心卷起狂澜。

^②十八摸，中国荤歌之王。荤歌，艺术的成果和激素。钟孺乾的故乡，位于古云梦泽的中心。东周时期中国性文化的集散地，按《墨子·明鬼》记载，有燕国的祖泽、齐国的社稷、宋国的桑林和楚国的云梦。它们是官方祭祀祈雨之处，中心场所即《老子》第二十章所说的“众人熙熙，如登春台”中的春台。据今人考证，祈雨时由男觋女巫在春台当众交合，用以诱导上天下雨，楚辞《高唐赋》、《神女赋》中的仙女其实就是当众裸交的

女巫。《周礼·媒氏》载恋爱法：中春之月男女奔者不禁。奔，私奔。云梦泽就是春季楚国男女谈情说爱的总会场。据实地发掘，云梦春台，即今潜江龙湾楚国章华台遗址，与钟孺乾故乡直线距离50公里，当地情歌、荤歌在长江流域首屈一指。

女人最漂亮的时刻是端午节^⑨。端午节不像过年那样只讲究傻吃傻喝傻磕头，端午节是美丽的，风啊太阳啊田地啊以及平原的万物，都到了丰美可人的紧要关头，都要充分展示自己的魅力，女人就是万物的代表。平日里灰扑扑的婆娘们，转眼间变得花冬冬的。这一带的乡俗是女人们喜欢穿艳丽的衣衫，“水红”、“枣红”、“鸭蛋青”、“大麦黄”，都是她们喜欢的颜色，最特别的是用大花被面做裤子，龙凤鸳鸯大牡丹图案缀满宽大的裤子，惊心动魄。还有一件已经失传的风俗是每年农历六月六，女人们都要把衣物被子晾出来，“六月六，龙晒衣”，翻箱倒柜，争美斗艳，十分好看。我1989年画的《晒衣节》(见第46页)，约略如此。

⑨端午节的起源，《荆楚岁时记》以为始于屈原投江。我推测屈原投江的直接原因不是殉国而是殉情。如殉国，大可在楚都一带就地自杀，何必斜穿云梦泽，跑到湖南的汨罗江去自沉？屈原是楚国王族后裔，按当时婚姻通例，门当户对者应是楚国的附属国。楚都附近的一个附属国名叫罗国，我以为屈原之妻便是罗国公主。春秋时罗国在襄樊市南，即楚鄢都西郊，后迁枝江，战国时再迁湖南汨罗江，史称汨罗。屈原失宠于楚王，两度流放。按先秦官员流放规定，不准随身携带妻妾女人。当时屈原离虎狼之年不远，打熬不住，唯写诗发泄。如《九歌》多涉情爱，一男一女，成双成对，好不缠绵。《离骚》就更直露：“和调度以自娱兮，聊浮游而求女。”公元前278年，秦军占领楚都，屈原仓皇南下，到罗国避乱，其妻家不纳，本人又不是吴汉式的武夫，而是多愁善感、神经脆弱的落魄文人，只能投江自尽。屈原死后，楚国复兴，端午节女子艳妆祭奠，正是对风流诗人的象征性追恋。此属浪漫考古，较成说是否合情合理，有赖好事者辩证。

“看大把戏啦！”我们把杂技马戏大武术一律称为“大把戏”，听到一声吆喝，十里八乡的人们就象鸭子下河一样奔向那锣鼓喧天的地方。露天搭一个简陋的台子，中间树一根大柱子，四周还有几根灯柱，油灯是用男人的尿壶做的，大火苗飘着，挺神气。在我们眼里这些玩大把戏的都是英雄神仙，特别是小丑，假装又傻又笨，其实最有本事，他爬到柱子的高处，猛一仰身，全场惊呼以为出事了，帽子飘落下来，他倒笑嘻嘻地在那里，你能不服他？我总是如痴如醉地、一个村一个村地追着他们，直到有一次，一个顶碗的女孩因为地滑摔了一跤，满场哗然，说什么难听的都有，我难过得直想哭。好像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有班子来演大把戏了。也许是前缘未了吧，许多年以后我居然成了一个专门画大把戏的画家。

我以田园诗似的笔调^⑩写下我久存心底的往事，对于我所从事的艺术来说，这些犹如酵母，发挥着重要的作用，然而所有这些都离不开一个大背景：苦涩与艰辛。50年代末到60年代中国所受



中学毕业照

1966.7 摄

的磨难，我都一一承受过，极度饥饿以及对饥饿的恐惧感贯穿着整个少年时代，直到现在对食物仍满怀崇敬。贫穷、疾病、劳苦是农村的代名词，我无法逃避，在所有的厄运中，最痛苦的是失学。

⑩辛弃疾《丑奴儿》词句：少年不识愁滋味，为赋新诗强说愁。而今识尽愁滋味，却道天凉好个秋。

通海口中学原本是耕读中学，我进校时操场上的篮球架只有一个，谁抢到球就往圈里扔，所以“抢篮球”成为体育课的热门项目。教师大多是外地人，武汉人居多，也有本地有名的老先生，我的班主任任三品先生就是。我一直是班上的学习委员，第二年起做学校学习部长，深得老师之宠，除了化学以外，其它功课都好。化学课本被我画得一塌糊涂，全是皮影、戏剧里的人物。化学老师很厚道，也不十分为难我，我于是得寸进尺，把化学课当成了图画课。这大概要算我绘画活动的开端吧，不过真正带领我进入美术之门的是学校一名总务会计，武汉人陆先植，一位侏儒，但很有才华，是他最先教我写生，画自己的脚。我急不可待地要把这一手在家人面前露一露，回家让小妹做了个用麦杆喝水的姿势，配上背景画了一张画，我还不知道这就是用模特进行创作。第二天拿给陆看，他很高兴，但是再没有教我画画了。镇上豆腐铺的小周经常和我交往切磋，我从他那里学会画碳精人像，这一手使我在村里大出风头。但是，我的心思还是在考学上，学校已经许愿保送我上高中，我自己觉得上大学也是指日可待的事，种种美好憧憬环绕着我，周围全是羡慕的目光。1966年5月16日^⑪，这个中国现代史上一言难尽的日子，仿佛一夜之间改变了一切。和从前面面对大洪水一样，我又一次呆呆地发问：这是老天爷的魔术吗？多么奇怪！小镇变了，人们的动作和嘴脸也都变了。头天夜里还在挑灯苦读迎接考试的学生，今天突然抢着去扫马路以博得工作组的青睐。成绩好的都灰溜溜，因为升学标准改了：出身于“红五类”^⑫是最重要的条件，我出身中农，更糟糕的是我父亲正在挨整，材料送到了学校工作组。升学是没戏了。绝望，愤慨、终于变成反叛，我带着几个同学步行100多里到县里上访，告了工作组的状。这件事在当时非同小可，一下子传开了，我母亲大受惊吓，幸亏这个派工作组搞“推荐选拔”的“百日运动”因为执行“反动血统论”^⑬很快遭到批判，紧接着一连串

升温的闹剧冲淡了由我导演的小插曲。当年十月，我离开学校成了“回乡知青”，正式失学了。公社小学有一名女教师要生孩子，找人代课，我被请去当了几个月替身，在这期间以一个什么战斗兵团的名义参加串联，到了武汉就回来了，觉得没意思。当时的情绪就是这样，心灰意冷。代课期满，本可以继续下去，我谢绝了，还是回老家吧。大队安排我教书，我也一口回绝，说要彻底务农。“彻底”的时间持续了一年多，这是我最为绝望的日子。我同队里头等劳动力一起干活，他们举重若轻，我却不堪重负。那时农村毫无机械化可言，全凭肩挑背扛，非常原始。我现在还能回忆起双肩磨破出血依然挑重担的感觉，满手血泡依然抡镐的感觉，半夜下地拔秧为防蚊虫叮咬而裸体涂泥的感觉，腰酸难忍躺在田埂上吁气的感觉。我那时最好的朋友一个是大力士，一个比我还窝囊，前者经常给我提携，后者经常给我安慰，这些恰好是我的身心所需。那时几乎没有任何娱乐活动，皮影戏花鼓戏大把戏一概被横扫了，只剩下赌博和撩女人，对于赌博我有兴趣，对于女人则另当别论。把女人理想化是我从小的毛病，而且还将使我终身受困。记得初中一年级时读《红楼梦》写下一篇“爱情论”，挨过老师批评，实际接触女性却总是充满羞涩甚至恐惧，这使我蒙上一层坐怀不乱的面纱，掩盖着骚动与压抑的长期冷战。这一点我与卢梭有共同语言，他在《忏悔录》里描述过极其相似的情形。总之当时我对周围的女人毫无兴趣，有时被没心没肺的女人骚扰徒增反感。超负荷的劳动加上单调乏味的生活，更增添心灵的困顿，我习惯了独处枯坐，长时间注视寥廓天地，看云，不再是童年心情，家乡的大地虽然到处红旗招展，一片大好，可是失去了幻想的光源和神秘的投影，只剩下由自我命运引发的种种联想，最能打动我的是久旱的农田，龟裂的土地像母亲的愁容。纵横阡陌，斑斓草木，颓败的芦壁，坎坷的路径，都能引起我的遐想，后来我把这些东西称作自然迹象，并引用为绘画语言，当时只是望而兴叹。在极度无聊的时刻，我还喜欢观察隔壁的一个疯子老头，他几十年如一日生活在假设的美满生活之中，其实是一个又聋又瞎的光棍，我悉心推敲他的言行，揣摩他的心态，体验他的喜怒哀乐，久而久之，我发现自己和他心心相印，我想我一定也疯了，这也等于说，我完了。

①5月16日，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”开始之日，揭开了一场为期10年的全民参与的文化游戏。充满着亢奋、刺激、暴力、恐怖、悬念、自由而不自主的文化游戏。

革命一词的本义不是杀头，而是改变命运。《周易·革》：“汤武革命，顺乎天而应乎人。”汤武王终止夏朝，开创商朝，革命成功，成为一代圣王。周武王杀商纣王，为历代人士非议，以为算不上圣贤。中国最具学术性的《文摘报》1996年曾登载一位学者的发现，说“革命”一词始见于清代。笑话。

②红五类——工人、贫下中农、军人、革命干部、烈士后代及其子女。中国以红为国色的三大朝代：周朝、东汉、宋朝。唐朝尚黄崇红，唐太宗执政

后，废除魏晋南北朝世代为官的氏族大姓，确立李氏皇族、外戚、开国勋臣、革命文官和降唐官僚为新五类贵族。唐官服以朱、紫为贵。红得发紫的红五类，肇始于此？

⑩反动血统论：“老子英雄儿好汉，老子反动儿混蛋”，“龙（红五类）生龙，凤生凤，老鼠（黑九类：地主、富农、反革命、坏分子、右派、叛徒、特务、走资派、知识分子。德按：元代时，北方蛮夷专政，把人分为10类：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。儒名列第九）生儿打地洞”。反动血统论实为中国正统血统论。中国偏统血统论：成则为王，败则为寇。自古蛮夷多为帝王之后。

一次偶然的活动改变了这种状况。民兵连长带着我们参加一次大范围的革命行动，对“阶级敌人”实行抄家，在抄出的大量物件中，我获准带走了一套《中国文学史参考资料》，如获至宝，利用一切空闲时间读，晚上常常读到鸡叫，母亲再三催促：“伢哪，洋油洋火都要计划，快睡一会儿吧，白天还要出工。”我读书一向喜欢做笔记，并且不放过疑难，所以很费时间。这套书读完后，收不住，就成了李逸鸿先生的常客，之后又遍访各处，凡能借到的书都借来读。黄卷青灯，日复一日，眼睛出了问题，肿得像桃子一样，祖母的偏方既有效又受用，用熟鸡蛋去黄敷在眼上，半个月之后眼睛康复，我也吃了不少蛋黄。我真正体会到了发愤读书的含义。在整个文学史中我对晋代阮籍的文风和事迹非常着迷，历久不衰，每次读都有新的收获。还有一位清代王爷纳兰性德我也很欣赏。文艺受阶级的影响跟受地域的影响一样是存在的，但是在巅峰之处是相通的。我现在乐于把阮籍的令人费解的诗和马尔克斯的《百年孤独》交叉着读，把德·库宁的画和朱屺瞻的画摆在一起看，这就是时空超迈的例证。

疯狂阅读并没能消除我的心病，我又打起精神回到母校去



通海口区“毛主席光辉形象绘制学习班”

左起：曹昆银、周崇发
钟儒乾 1967.10 摄

“返校闹革命”，其结果使我更加沮丧，学校里的风云人物已经变成司令，握有兵权，革命目的和手段一样纷乱无解。镇上有个疯子，曾经是县杂技团的演员，他们竟对这个人采取革命行动，硬把他打死了。我感到自己不适应这种革命，又回到老家。在母亲怂恿下，拜木匠舅舅为师，砍了几天树皮。不久，革命深入到农村，生产队起用我当政工员，我接受了，除了体力上获得解放，更重要的是我可以写写画画了。我包揽了全村所有的标语语录和宣传图像，我能熟练地写各种美术字和仿写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手书，画木刻效果的领袖像以及繁多的葵花。晚上辅导老太太们跳“忠字舞”^⑬，最难办的是辅导她们学毛主席著作，我费了很大劲来解释“著作”，她们总以为是“裤脚”。每当有最新指示发表^⑭，我就领一大帮人敲锣打鼓喊口号，在村里乱窜。我的画技在这种状况下得以提高，很快就参加了公社的“毛主席光辉形象绘制学习班”，画了一些大幅的光辉形象，这下算是科班了，回村冠冕堂皇地画起油画来。“红海洋”^⑮大潮使油画颜料脱销，我只能用当地产的简易瓶装油画色，买画布要布票，一幅画要占用一个人一年的布票。一向节俭的母亲支持我，但我还是尽量节省，正面画过毛主席之后，反面再画列宁，可以轮番悬挂。这是“双面绣”的作风，大概在油画史上算得上首创了吧？就是这幅“双面绣”和我家墙上一幅用油画技法临摹的《溪山行旅图》古画，吸引了前来接兵的首长，为我光荣入伍埋下了伏笔。

^⑬忠字舞，祝伟大领袖万寿无疆和表白舞者终身拥戴的全民性、礼仪性舞蹈，文革艺术成果。释迦牟尼、耶稣、穆罕默德、马恩列斯都不曾享受的待遇，可见中国人独创性之高。

^⑭文革时期，毛主席语录称最高指示，即兴说的话称最新指示。最新指示一发表，全国民众立即奔走相告，号称传达最新指示不过夜。当时中国生产高音喇叭为世界之最，夜深人静，高音喇叭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暴响，全民涌动，背诵最新指示，堪称人类史上空前壮观的行为艺术。

^⑮红海洋——红旗、红袖标、红色标语、红色语录牌、伟大领袖的红色版画像构成的文革景观。典型事例：桂林市将全市房屋门面髹红。历史故事：秦二世心血来潮，指示工人将20余公里长的咸阳城墙髹漆，被优旃巧妙劝阻。秦尚黑，髹城计划用黑色，抑或用青、赤、白、黑四方色，不详。见《史记·滑稽列传》。

两年后，教育革命也进入高潮，支书又来动员，让我教书，这次我答应了。先当毕业班班主任，后来当校长，我在位时的政绩是自编教材，同民兵连长合作搞军训，还开垦了两亩荒地，因为产量低，汇报时被强调为“教育革命的精神成果”。在我离开前，这所学校已经小有名气。我决计当兵的大背景是中苏珍宝岛之战，我的入伍申请书写得洋洋洒洒，热血沸腾，另外还有一个迫在眉睫的动机是逃婚。我一生下来就是有妇之夫，由父母一时兴起做出的儿女游戏，造成我20年的精神负担，屡次企图挣脱都因家里坚持而告

失败，连横扫“四旧”^⑩都没能把它扫掉。远走高飞是最后的机会。本来有政策：教师免征，公社武装部长网开一面让我参加体检，也巧，前两次体检查出的血吸虫病这次居然没有了，真是天助！我一门心思准备奔赴前线，或者浴血边关，或者倚马挥毫，羽书却敌。不料通知书一到，才知道是荆州军分区，一支守犯人、管民兵的队伍，无可奈何，只得穿上军装，挥泪启程。

⑩四旧：旧思想、旧文化、旧风俗、旧习惯。

这一年我20岁。我在房间的一角挖了一个洞，里面垫了些木板和砖，把我的画笔、颜色、木刻刀放进去，掩上石灰和沙土，埋起来，又把书和笔记本之类捆成一个包，吊在梁上。我对自己说：“两年后回来，继续画画。”结果是一去不回头。我埋着吊着的东西早已毁于水灾，但继续画画的愿望总算实现了。

送大哥当兵 1970.11

